

楓山章先生集

二



楓山章先生集

(二)

撰 懋 章

楓山章先生集卷之二

書簡

登第後寄鄉先生 內苑作

某嘗聞先生長者之教。以爲義理工夫。乃致君澤民事業。非真知實踐。有得於已者。未見其有實用也。始者亦嘗志於是矣。顧爲科舉之學所汨。弗得實用其力。區區從事於呻吟佔畢者十餘年。於道竟無所見。於心竟無所得。慚負明教多矣。今者奉親命。就試春官。非敢遽志乎富貴也。亦曰欲釋去舉業之累。得以專志於學耳。主司不以其才之未足以用世也。舉而進之天子之廷。使陳其所志。某也學力之未充。識見之未廣。世故諳練之未熟。雖有致君澤民之心。道則未之盡也。一時對揚明詔。雖不敢曲學阿世。而所言者。不過蹈襲腐儒常談。何能有裨於君德。有益於時政哉。荷蒙聖明。好察邇言。不遺葑菲。遂使一得之愚。亦見采納。每懷董仲舒。劉去華輩。慷慨論事。切中當世之務。真爲匡濟之策。有用之學。未嘗不深自惶愧。欲追跂而未能。但切喜自今可以少遂讀書修己之心。又幸朝廷以年少初進。未堪任以事也。姑與之祿。使之就學翰林。且命師以教之。蓋欲望其成材也切矣。感冒國恩。至隆極厚。不知何以爲報。私念惟有日夜淬礪。勉於學問。以冀一才一藝之有成。庶幾他日可備犬馬之役。以少報國恩之萬一。若曰幸科舉之

就手慕榮利而動心。則愚豈敢。惟先生夙知某者。故敢布其所懷。雖然。嶢嶢者易缺。皦皦者易污。況某以涉歷未深。操履未定之學。一旦置其身於京邑紛華靡麗之衢。放蕩膠轕之境。易以墮厥所執。深懼其修於家者壞於廷也。伏望先生以其平日獨得之學。時發一二。以訂其頑。砭其愚。推而納之君子之域。使其不終爲宵人之歸。以貽鄉先生輩之差。則幸甚。夏暑不審。體復何似。乞爲吾道自愛。

復羅一峯

羅倫字應奎後更字彝正

鄉約之行。欲鄉人皆入于善。其意甚美。但朱呂之制。有規勸。無賞罰。豈其智不及此。蓋賞罰天子之柄。而有司者奉而行之。居上治下。其勢易行。今不在其位。而操其柄。已非所宜。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。或有尊於我者。吾不得而賞罰焉。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。可不慮其所終乎。在比之九五。王用三驅。失前禽。夫子以爲舍逆取順。蓋來者不拒。去者不追。不能必人以從我也。凡入約者。必其誠意感孚。革心向化而後可。有不能從。則當聽其出約。今欲假官府之權力。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己。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。又聞族人有爲盜者。必親置之死地。此於當代之典。先王之制。聖賢之事。皆所未聞。孔子曰。古之爲盜。惡之而不殺也。不先其教而一殺之。是以罰行而善不反。刑張而罰不省。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。蓋指殺人于貨之盜而言耳。如穿窬鼠竊。而皆殺之。則彼禦人于國門之外者。將何法以加之乎。禮曰。公族其有死罪。有司讞于公。公旣三宥之矣。而又使人追之曰。雖然。必赦之。有司對曰。無及也。然後爲之素服不舉。如其倫之喪。親哭之。夫以朝廷之上。法度所在。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。而況於手自殺之乎。又況

罪不應死者乎。以是知聖賢之在鄉黨。其所以處族人者。殆有不然。昔漢人有爲盜者。曰刑戮是甘。乞不使王彥方知。彥方遺布一端。卒能化盜。使之道不拾遺。是不猶愈於殺乎。陽城居於晉之鄙。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。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。皆畏廉恥。欲行一事。必曰無爲不善。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。是皆君子之居鄉。有不約而自化者。以先生名德。當不下於諸公。自身而家。自家而鄉。久於其道。彼將自孚。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。重法以禁盜耶。雖曰君子之所爲。衆人固不識。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。深願先生孰思而審處之。如使今之吉豐。亦如溫公康節之洛。則朱呂之鄉約。庶可行矣。

復鄭御史克修

名己。由海人。

久別無任懸仰。人來辱書。備悉比來動止。皆與易俱。且有砭訂愚惰之意。啓發良多。慰感不已。曩者克恭書來。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。而未得其詳。故以孔顏所樂。周程所尋者。其道甚大。工夫最難言之。蓋因克恭有過情之譽。僕不敢當而及之耳。初未嘗妄有方人之意也。而克恭又累數百言。以闢其非。某之率易妄言。慚罪爲甚。今得吾兄之言。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。固亦平易。而非過高之論。與僕之言自不相妨。如曰脫去名利。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。未足爲定山之高致盛節也。如曰少有家累。爲未遊五嶽之向平。則亦人之常情耳。在聖賢則無此累矣。或問顏子在陋巷。而顏路甘旨有缺。不能無憂。朱子曰。此重則彼自輕。夫以事親甘旨。且不足爲累。而況以婚嫁爲累乎。彼向平者。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。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說也。其遊五岳名山。亦不過絕人逃世爲潔耳。豈聖賢之道哉。是又似卑吾定山矣。至

引康節之言。謂其得天理之真樂。則又以風流人豪、英邁蓋世者目之。視前所謂脫去名利如向平者。又不足言矣。豈既抑之而復揚之。亦有深意乎。今就康節而論。明道曰。堯夫詩。纔做得識道理。卻於儒術未見所得。又曰。堯夫之學。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。其爲人無禮不恭。惟是侮玩謝子。又曰。他只見得天地進退萬物消長之理。故敢做大。於聖門下學上達事。更不施功。所以差卻。朱子則謂康節之學。似老莊。似揚雄。近似釋氏。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。蓋無下學上達功夫。已非孔子之學。而無禮不恭。又非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。所學如是。吾意其所得之樂。亦未必爲孔顏之樂也。朱子論孔顏之樂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。則庶乎可得。是先由學問之功。而後得其樂也。今康節之言。乃曰得天理之真樂。則何書不可讀。何堅不可攻。何理不可精。是先得此樂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。其言似乎倒置。苟非有康節之天資。孰能不假學問。而自得其樂哉。詳味白沙書意。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。又將讀書窮理。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。若僕之愚見。則就孔顏之樂論之。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。何嘗甚異於白沙之言哉。若因白沙之言。謂定山已得顏子之樂。則到此地位。守而化矣。所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尙何假於書之讀。堅之攻。而理之精乎。今吾兄與克恭之辯。若是者。豈誦白沙之言。而未之思耶。來教有云。真樂在天地閒。人人有之。人各有是性。有是理。則各有是樂矣。愚竊以爲謂天理爲人人有之。則可。謂真樂爲人人有之。則不可。蓋凡厥有生。均稟同賦。理固人之所固有也。然自氣拘物蔽之後。剛柔善惡。知愚賢不肖。萬有不齊。惟夫上知大賢。能克己復禮。此身此心。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。乃能得其樂耳。若有一毫之私意紛擾於其閒。則不

能樂矣。然世之聖賢常少，而愚不肖者常多。其可謂人人有之乎？其他有所樂者，皆吾兄所謂樂非其樂，而不得爲真樂者也。何可與之同？曰語哉。來教又云：諸老先生尋孔顏樂處，則大有得焉者也。今指之爲所欲尋者，不識諸老先生之於真樂，其有得其未得耶？竊聞濂溪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，故以欲尋言之。初未嘗謂其欲尋而未得也。蓋尋者，追而求之之謂。如追已失之物而還之耳。故尋之，則有必得之理。所謂我欲仁，斯仁至矣者也。是雖不言得，而得在其中矣。孰敢謂諸老先生爲未有得哉？特以朱子之言求之。其所謂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者，乃顏子之地位也。然猶曰：庶乎有以得之。庶乎二字，言之慎重若是。蓋未敢遽以爲大有所得也。朱子之不敢易言，而豈後學之可易言哉？先儒有云：惟聖人然後能知聖人。若諸老先生之所得，非後學之所能窺測，故不敢以億度而言之也。來教又謂信僕之言，不幾絕天下於無人耶？不幾使真樂作一話說耶？不幾阻後學之進耶？愚謂自孔顏而下，周程而上，千五百年，未聞有得其樂者。由周程而來，至於今，亦數百年矣。得其樂者，又幾何人哉？是則真樂之徒爲話說久矣。豈亦區區妄言之罪哉？僕之不敢以易言之者，蓋欲使人勉其難，而非所以阻其進也。自昔賢人君子，處順境而樂之者易，處逆境而樂之者難。若曾點之浴沂詠歸，康節之擊壤歌咏，皆順境也。惟夫牀琴於浚井之日，絃歌於絕糧之餘，以至飯疏飲水，簞瓢陋巷之中，無往而不樂焉。乃爲境之逆而樂之，真耳。是豈人之所易能哉？來教又謂尋樂爲孔門第一事，是固然矣。而非初學之可至也。故夫子之教，曰：文行忠信。曰：博文約禮。至於克己復禮，主敬行恕，先難後獲之類，各隨高下而告語之。未嘗先有尋樂之說。至濂溪之於二程，乃

令尋孔顏所樂之何事。蓋以其天資之高。學力之至。爲可以與於此也。而程子教人。則自致知至於知止。誠意至於平天下。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。如曰以誠敬爲入門。以踐履爲實地。如曰涵養須用敬。進學則在致知。皆未嘗以尋樂爲言。豈非其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。故朱子曰。先賢到樂處。已是成就工夫。向上去了。非初學所能求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。今之友非二程之友。而說此事。卻似莽廣。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。觀於此言。其意蓋可見矣。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。負豪傑之才。學聖賢之學。爲今之濂溪二程。則其深造自得。固所優爲。如僕之不肖。敢易言哉。自幼爲學。雖未嘗無尋樂之心。然自省於日用之間。言焉未能無口過。則有所不樂。行焉未能無怨惡。則有所不樂。隱微之間。念慮之萌。而真妄錯雜。又有所不樂。行年五十。方且戰兢惕厲。求爲伯玉之知。非寡過而未能。其於天理真樂。誠然未之有得。故其言之卑陋若是。惟吾兄不鄙其愚。引而置之安樂窩中。則幸甚。

復賀黃門克恭 欽

近舍親回自遼陽。獲奉閏月二日手教。兼有藥材之貺。其所以砭劑不肖身心之疾者至矣。何感如之。某自離索以來。因循苟且。希聖之志不篤。又弗親賢取友。以求輔仁之益。向上一步工夫。無由自進。誠如來教所云。莊誦數四。責善之誼凜然。雖相去數千里外。如對顏面而聆箴誨也。敢不願安承教。但謂僕不親白沙而疎於仲昭。孔易則非志之不欲。乃其勢有所未能。蓋家貧親老。事育不給。若千里遠遊。未免貽親之憂。且無以爲行費。何由而自遂耶。前書所論天理真樂之說。蓋因與進不肖而過其情。所不敢當。故有

區區未學敢易言哉之語。初未暇致疑於白沙稱定山也。吾兄以是責之。似過深矣。雖然。若區區愚陋之見。亦不敢不詳陳之。以求正於有道也。昔朱子論孔顏之樂。有曰。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。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。則庶乎有以得之。夫以顏子之學。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。蓋在請事斯語之後。三月不違之時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。直是峻絕工夫。尤難者也。今日二程尋樂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。及再見。則已得之矣。豈顏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。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。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。已是成就工夫。向上去了。非初學所能求者。意有不同。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。蓋樂其天者。乃仁者安仁之事。如顏子之仁。去聖未遠一閒。故止曰不改其樂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。已不能無閒矣。聖門諸高弟。德行如仲弓。可使南面。而夫子不許其仁。是仲弓未能得此樂也。安貧如原憲。克伐怨欲不行。自以爲仁。而夫子不許其仁。是原憲未能得此樂也。升堂如子路。而慍見於陳蔡。是子路未能得此樂也。穎悟特達。億則屢中。如子貢。而貨殖焉。則不與庶乎。屢空者同科。是子貢亦未能得此樂也。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。夫子與之而行。不掩言。不免爲狂。故朱子曰。顏子之樂平淡。曾點之樂勞攘。又曰。點之樂淺近而易見。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。點只是見得如此。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。又曰。曾點細密工夫。卻多欠闕。便似莊列。今人若學他。便狂妄了。觀此數條。則曾點之樂。已不同於顏子矣。以夫子之門。從游三千。莫非天下之英才。其所稱許者。獨顏曾二子。然曾點已非顏子之匹。則得其樂者或寡矣。濂洛諸老先生。奮乎千五百年之後。能尋孔顏之樂而樂之。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。竊意其所得之樂。視顏子未能無閒耳。顏子之

非禮弗視聽言動。決於一日之間。微有差失。便能知之。纔知之。便更不萌作。其不貳過者如此。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。與橫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。明道曰。可知是學不成。有多少病在。其所自言若是。則其上視顏子。亦豈無閒哉。所謂再見之後。吟風弄月。有與點氣象者。亦以其所見之到此田地。故以點自況。而未嘗自擬於顏子也。若其學顏子之所學。而力行以造其極。得此樂。必將在於年高德邵之後。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。遂厭科舉之業。慨然有求道之志。蓋汎濫於諸家。出入於釋老者。幾十年。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。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。是雖諸老先生。其可以易言之哉。蓋區區平日卑陋之見。敢以質於吾兄。幸爲之訂其訛而祛其惑也。若吾定山。天資之高。學力之至。加之二十年進修之功。固當有得。但以區區見聞。有所未及。故曰久不相聚。未審如何。蓋亦自愧其識趣汙下。不足以深知定山云爾。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爲。以造自得之地者哉。來教又謂區區之意。似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。此則有說。夫率性之道。人人有之。固不以堯舜塗人而異也。然自氣拘物蔽之後。則不能齊矣。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。有一行之得乎道者。有一日而至焉者。有一月而至焉者。謂之非道固不可。然不過得道之一隅。與造道之暫時而已。求其能與斯道之傳。則非全體而不息者。不足以當之。未審執事之意。其將以得道一隅者。爲有與於斯道乎。抑亦以全體不息者。爲有與於斯道乎。如以一隅爲得。則雖愚夫愚婦。可以與知能行。而況於君子乎。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。則自孔顏曾孟而下。寥寥者千餘歲矣。宋之盛時。稱周程張邵。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見有得。朱子謂橫渠之於二程。

猶伯夷伊尹於孔子。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。南渡之後。有朱張呂三先生焉。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。南軒疎略從高處去。伯恭疎略從卑處去。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。由是觀之。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醇者。惟周程朱子而已。豈不難其人哉。游程子之門。而學其道者多矣。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。游朱子之門者。英材尤衆。而得其傳者。獨稱勉齋。他人皆不與焉。當二先生之時。見而知之者。若是其寡也。而況於聞而知之者乎。有元之世。學者皆推尊許魯齋。吳草廬。其學非不各有所得。將欲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。其亦可乎。不可乎。推古驗今。此愚所以恆懷孟氏卒章之憂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修諸君子也。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。而自滿。益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。俛焉日有孜孜。以求至於欲罷不能。所立卓爾之地。則其所得之樂。又將有大於今日者矣。異時道統之傳。不在茲乎。若某之至愚不肖。雖未嘗無尋樂之心。然自省於日用之間。言焉未能無口過。則有所不樂。行焉未能無怨惡。則有所不樂。隱微之間。念慮之萌。而真妄錯雜。又有所不樂。行年五十。方且終日乾乾。戰兢惕厲。求爲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。其於天理真樂。誠然未之有得。無恠乎所議論所自處者。如是之卑陋也。惟吾兄不鄙其愚。引而置之安樂窩中。則幸甚。

與陸克深

時淵之知敘州。平生最厚。書簡多。僅存此稿。

自去秋兩奉書問之後。曠不嗣音。又五閱月矣。西望蜀山。隔越萬里。其如懷仰何。新正恭惟。麾下豈弟樂只。坐嘯黃堂。對此春陽。泰和一郡。爲喜爲慰。今秋考績。辦嚴入覲。未審能一過家上塚否。倘許見過。願示

歸期尙當相與烹瓠壺飯脫粟而話胸臆也。某自抱病田閒。學事農圃。自種樹書。相牛經之外。莫之與談。韓文公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。道德日負於初心。有愧吾故人多矣。所幸老親壽考康健。子婦以下俱藉庇無恙。不煩遠念。鄉友謝鐸。新除貴郡。節推其人。素有志行。必能相與有爲。以贊循良之治。敍人之幸也。因其行。匆匆附此。以道區區。食貧既久。無可爲贈。歲月苒苒。世事悠悠。明月千里。臨紙凄其。不具。

與李廷章副憲

自南都握手爲別。忽忽幾二十年。緬懷高誼。夢寐不忘。遐想少時聚首玉堂。從容詩酒之樂。復可得耶。前歲聞副憲嶺南。道經敝邑。又以山居僻左。弗獲候見。甚愧甚恨。乃承不鄙。寄示學的一書。蓋念寡陋之學。未得其的。用是爲教。惠我多矣。茲審激揚所至。吏肅民懷。嶺海澄清。特餘事耳。慰浣良劇。某跼伏田里。奉親粗遣。但離索既久。無良友輔仁之益。毛髮日衰。而德業不修。爲可懼。餘無足道者。陳白沙先生起居何如。曾相見否。廣州通判陸瑾。某之親友也。爲人謹厚篤實。可任以事。幸垂青目視之。因其行。草草附此。未聞。惟爲道自愛。

與林亨大瀚。時爲諭德。

耳冷誨言。闕焉二紀。嚮往之懷。如水東注。往歲承騶從道經弊邑。而某適有紹興之行。弗果候見。意甚缺然。後以拙作挽詩。特附克深奉去。而未承改教。尤所望也。曠不嗣音。又幾二載。不審比來起居何似。聖明在上。陽德方亨。遠惟先生以麟經之學。秉筆玉堂。紀載先朝宏休偉烈。作爲典謨。以垂萬世。儒道之光。於

斯爲盛。凡在交游。與聞欣幸。某自病廢以來。侵尋十載。齒髮日衰。精神凋耗。無復當世之志。先生所知也。乃者天官過聽人言。移文所司查勘。至有筋力未衰。堪以任用之語。縣官不亮其情。不量事宜。迎合上意。輒以未衰誕謾回文。萬一或有後命。使之羝羊觸藩。進退失據。不重爲不肖之累乎。伏望先生軫念平昔從游之故。特以一言。達之當道。以寢其事。使僕得安愚分。終老山林。則拜賜多矣。餘非所敢望也。

又

久違道德之光。可勝懷仰。第顯晦殊途。無由承望顏色。望天上羣公之佩瓊琚。翱翔帝所。何啻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也。敢謂高懷雅量。念及陳人。寄示順天鄉錄。拜教良厚。主司有陸敬輿。取士必昌黎其人。天下國家之幸也。敢以爲賀。某以衰病退藏。去冬曾附狀起居。心事曲折。所懇於先生者。已詳具矣。茲不復云。幸爲少留意焉。庶見故人之相愛也。鄉友張昊。屢困場屋。充貢而來。其於盛名之下。服膺久矣。願求一見。以快平生。敢以此紙。爲之先容。且以道區區之萬一。餘惟心照不旣。

又時林爲祭酒

某自癸丑罹大故。倚廬待盡。與世疎絕。以故久久弗獲奉起居狀。然於平生受知之地。則未嘗忘也。茲及免喪。幸而不死。山居僻左。仰賢關若蓬萊。隔弱水千萬里。日夕惟引領北望。不審比來尊候何似。先生佩斯文之正印。司吾黨之會盟。方以道化辟雍。而陶鑄天下士。凡士之好修者。以不得出門下爲恥。姻友朱隆。志學頗篤。雖久困場屋。而未嘗少屈。其於盛名之下。久矣服膺。茲以貢至禮部。志欲登龍。聞一言以自

壯而無由自達。敢以此紙爲之先容。倘蒙與進。開之以大道之要。而納諸聖賢之域。是固國子先生成就後學之盛心。某亦與有榮焉。

復黃仲昭

官南京大理寺副。以病在告。居莆。

別久不聞教音。襟抱如渴。忽承來翰。備審閑居無事。著書講道。足以自樂。欣慰可量。示及纂修閩志。所立義例。最爲精當。無可議者。但事目中先後次第。有不以類相從者。如水利。乃陂堰井塘之類。而列於坑場土產之中。恤政一條。雜於陵墓古蹟之間。俱似未當。又人物類。流寓乃名人賢士。方伎雖小道。亦各有用於世者。不當次于神異仙釋之後也。凡若此類。更須詳定爲佳。餘非區區輩所能贊一辭也。某自索居以來。侍親幸無恙。但年齒益長。血氣益衰。進修不力。而碌碌無聞。爲可愧耳。他無足爲故人道者。

又時黃爲江西提學僉事

別久念深。有悽如渴。忽賀生來。得所惠教墨。備悉近況。且知奉行新例。而不獲于上下。有不安其位之意。不覺爲之長太息。何吾人之不幸。而直道之難行。有如是耶。所論出處之義。已於弋陽花生書中備言之矣。茲不復贅。所謂歛怨于下。則有二焉。百年以來。因循苟且。習以爲常。一旦欲矯而正之。不免大拂人情。爲衆怨所歸。此其責不在我。決不可以徇情而廢法也。若徒選年貌。而不較其文學。或所留者不及所退。則彼將有辭於我。是在我者亦有未盡。此則年兄所當慎者。及詢本生。乃謂先生之所甄罷去留。允當靡然。彼妄生非議者。特以不便其私之故。而非出於衆論之公也。於先生何病乎。且古之聖賢。若仲尼

子產爲政。人猶始謗而終誦之。則未及聖賢者。固無恠其然也。惟當置之度外。任其紛紛。則久而論定。此易之所謂革而已。日乃孚者也。尊意以爲何如。

又

去秋人至。得惠教。并歲書鄉錄。俱已拜嘉。以乏便風。未遑裁答。今春又承封寄文選。曷勝愧感。但喻引年之疏。旣寢不行。則亦未如之何。且須寧耐。所謂蒞官行事多招謗尤者。蓋此時風俗。大率以同流合污如鄉原之爲者。謂得中道。而守正不阿。特立獨行。則衆怒羣猜。以爲不近人情。在他人固無恠其然。而平日在吾黨之中。素有人望者。乃亦如此。則芝蘭變爲蕭艾。尤爲世道之憂。甚可嘆也。大壯上六。觸藩之象。最與時事相契。其所以處之道。則聖人艱則吉之一言。教戒深至。先生觀其象變。玩其辭占。恆以其艱而施之於蒞官行事之際。若臨深履薄。而戰兢惕厲。無一事之敢忽。則庶乎其咎不長。而終有譽命矣。其或如是。而終不可處焉。則有飄然而已。先生何病乎。某惡積不滅。茲及免喪。家居粗遣。而身益衰邁。種種無成。深爲可懼。

又時黃致仕

自先生江西歸後。不通音問者。又幾越寒暑矣。懷仰之私。與日俱積。直道難行。而羣吠紛紛。古之君子所不能免。先生豈以是爲榮辱哉。惟求無愧於吾心而已。比日不審起居何似。諒惟獨樂園中自有深趣也。某守拙如故。道不加修。而衰頹日甚。無足爲知己言者。因家兄任長樂主簿之便。姑此以道區區。有可以

見教者。幸毋金玉其音也。

與韓侍郎文·時任吏部·

昔以同年之雅。獲侍君子。屢辱教愛。銘刻不忘。後緣病廢。越在草莽。而雲泥迥隔。無由一望風采。徒切懷思而已。遠惟先生都俞廟堂。進退百職。翊贊大猷。永綏宗社。爲喜爲慰。而令郎克踵家學。接武臚唱。後先暉映。尤爲欣賀。舍姪拯。又托同年。獲續世契。皆藉餘庇。某爲天地罪人。苟活未死。久絕世望。過辱先生諸公。薦揚同升。忽有南雍之除。自知弗稱。具疏辭免。已曾奉狀起居。備陳心事。諒能達矣。乃者不意辭免之章。未蒙俞允。不勝憂懼。且以某之愚不肖。荷蒙朝廷恩典如此之厚。又有先生諸公知已在上。時可有爲。豈不欲依附末光。乘時一出。效其尺寸。以圖補報。實緣職任重大。而才力弗堪。加以老病衰頹。恐負朝廷委任。爲先生諸公之玷。又前時罕有僉事。陞祭酒者。今始於不肖。恐長奔競躁進之風。又休退多年。今驟得美官。而強顏復出。恐貽終南捷徑之誚。此某之所以深懼。故不得已再爲陳乞之計。然慮以煩瀆獲罪。伏望先生大鈞造命。有以委曲而成全之。得免鈇鉞之誅。而遂其所請。終老山林。則先生之賜大矣。因門生謁選。便敢以此道區區。仰止鈞庭。迥在峻極。未由瞻拜。惟有惓惓歸倚之私。不勝悚息之至。

又時韓爲司徒

不奉笑談。載更裘葛。傾企之私。與日俱積。曩承手教。憂時憂民。深以國計爲慮。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。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。良用嘉嘆。某竊以爲時方多故。財用匱乏。欲求足國之道。別無奇術。須是力勸聖

明躬行儉約。裁省冗費。而量入爲出。則經常之賦。自無不足。若侈費無節。則雖頭會箕歛。亦無益也。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。修劉晏之法。變通有無。亦可以濟一時之急。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鹺息。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。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。亦惟用得其人耳。但今以資格用人。豈能濟事。若求之資格之外。未必無其人也。又今天下之財。取於民者。錙銖不遺。不可以萬計。名爲官用。實無分毫入於公府。而悉歸私室。苟能得人而鈎考之。皆可以充國用。但非其人。則不足以革弊。而反以病民。區區未敢悉陳之也。先生開誠布公。廣益集思。以古人之心爲心。故敢布其愚慮如此。不知尊見以爲何如。某具疏乞歸之事。其老病不堪。與情之不得已者。前書陳述已詳。茲不復贅。萬乞垂念同年之舊。特以一言達之當道。成全其歸。則知我之恩。與生我者等矣。瞻望門墻。無由趨拜。萬爲國家倍倍崇重。以永太平之基。不勝願望之至。

與楊惟新峻·時爲浙江方伯·

別久仰深。人情之常。況某素辱先生知契之厚者乎。春初嘗一再奉問。而曠不嗣音。忽忽半載餘矣。辰下秋暑猶酷。不審起居何似。緬想薇垣優暇。德履亨嘉。爲喜爲慰。近聞使司移文郡縣。查勘區區。有無病痊回報。此某之所甚懼而不敢當者。蓋以蒲柳之質。多病早衰。辭祿歸田。爲日久矣。況今年餘六十。衰頹日甚。又自夏初以來。目病赤腫。視物昏花。至今不愈。豈可復求榮進。況有九旬之父。老病龍鍾。侍奉湯藥。不可一時離側。亦不可以舍親而從宦遠遊也。雖承當道諸公。力相推挽。而某之自處。則斷乎不可出矣。今